

■西方哲学

詹姆逊关于后现代理论的探析及其意义

陈 ■■■

(佛山教育学院 英语系, 广东 佛山 528000)

[作者简介] 陈 ■■■ (1969-), 女, 广东佛山人, 佛山教育学院英语系讲师,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摘要] 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及其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分析和阐明是深刻的,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詹姆逊对于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乃至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文化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詹姆逊; 后现代理论; 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6-0765-06

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最初传播的标志之一, 是 1985 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演。到了 90 年代初, 人们逐步认识到, 后现代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象。人们对后现代的研究也不再满足于名词的借用或方法的照搬, 而是希望将西方后现代理论与中国的现状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融合中重组我们的文化, 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和中国对后现代的接受、抗拒及变异的过程, 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交流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更为合理和健康的发展。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

关于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 国人谈论最多的有两点: 一是他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理论, 二是他对后现代特征的描述。有学者曾将他关于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归纳为四点: “平面感; 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 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 主体的消失”、“复制; 距离感消失”。应该说, 这些是詹姆逊著述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们是否同意詹姆逊的这些观点另当别论)。

在詹姆逊看来,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 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和深度性, 呈现出一种涣散的精神分裂状态, 同时它又是变化不定的、支离破碎的和无中心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转向, 包括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界限的, 文化的商品化和批评距离的, 历史性的涂抹和一种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现时感, 以及超空间所导致的无方向感。这段话揭示了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点。

1. 深度消失。深度消失又称“平面感”, 也称“削平阐释深度模式”, 是后现代文化首要特征之一。詹姆逊指出: “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 正是后现代文化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深度消失”指后现代主义力图推翻前现代、现代一切主张探究“深层意义”的思维逻辑模式。他指出, 后现代

主义作品，“一般拒绝任何解释，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只能不断地被重复。”^[1](P. 103)在后现代主义社会那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引导生活的深度模式正在逐渐消失，而让位于平俗的表面化、自娱化、戏仿化的无深度模式。对理想、道德、人性、真情等的追求正变成对金钱、私利、享乐以至色情的追求。

詹姆逊认为，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需要削平的是四种阐释深度模式，即辩证法关于现象(phenomenon)与本质(essence)，精神分析关于明显(surface)与隐含(depth)，存在主义关于确实性(truth)与非确实性(truthlessness)，符号学关于所指(signifier)与能指(signified)的深度模式。毫无疑问，削平深度模式，实际上是从真理走向文本，从为什么写走向只是不断地写，从思想走向表述，从意义的追寻走向文本的不断代替翻新，后现代主义终于去掉了几千年来人类心灵梦魇般沉甸甸的深度，获得一种根本的浅薄。他认为，“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2](第 213 页)后现代主义“削平阐释深度”的理论与后现代文化逻辑相一致，它只在表层运用话语和文本等概念，深层被表层或多重表膜所替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拒绝对其文化本身的阐释，一切文化作品都无需解释。文化的意义就是文化产品的属性，没有潜藏在语言文化背后的深层寓意。这说明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已经没有了思想，更没有深度可言。

2. 历史意识消失。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历史意识的消失。这一特点也是后现代主义取消深度模式的另一种表现。历史意识的消失意味着后现代时间观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把后现代时间物质看作一种“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或拉康的“示意链的崩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历史只存在纯粹的形象和幻影”^[3](第 143 页)。一切存在都是碎片的当下存在，碎片与当下就是一切物质与时空的存在形式，大杂烩与任意组合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本文。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文化中，人类深层的历史意识正在消失。后现代人由于经历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洗礼，其历史意识、传统观念、时间概念在一体化、国际化和商品化的规约下渐渐逝去。后现代人不得不涕别历史、连续性和传统，只能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没有历史的此在与彼在的当下去忍受心灵中的断裂感。

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的时空观念，不同意康德设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力图把一切彻底空间化，将时间转换成空间，以割裂时空辩证法。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时空观已背弃了传统的物质性时空概念，其目的是在制造后现代主义文化产品中，把传统的思维方式、时空概念、历史因素，以及人们的生活经验彻底抽掉，以迎合商品化、广告化、信息化和短时性娱乐的需要。

3. 主体消失。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突出特征是主体消失。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以来，主体一直被哲学文化科学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主体是现代哲学的元话语，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因此，现代主义作品总是努力地表现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为此形成了诸如焦虑、疏离等情感性概念。然而，在后现代主义中，詹姆逊认为，主体已被“零散化”(scatter)，丧失了昔日的中心地位。后现代人以无本主义、无中心主义的生活方式贞守于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自我解构、主体消失、人的精神被彻底零散化。后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后，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时，那种现代主义多余人的焦虑没有了立身之地，剩下的只是后现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类似“吸毒”一般梦游者的“非我”。人没有了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4. 距离感消失。后现代主义的第四个特征，詹姆逊认为表现在对空间经验的处理方式上，即距离感的消失。所谓“距离感消失”，是指高技术社会中的人，在与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中，丧失了真实感。距离感消失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亲情感、真实感以及判别真与假的价值基准正受到商品化与高技术的巨大冲击。距离感消失与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复制”理论有关。科技的进步使复制技术得以在

大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当代的复制技术使艺术作品不再具有“独一无二”性。詹姆逊对距离感消失的研究受本雅明的“复制”学说的影响并发展了该学说。他认为，“‘复制’是后现代主义中最基本的主题；‘在后现代主义崭新的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透在后现代社会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消说）失去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4]（第206页）文化的空间直接影响文化的功能，没有了“空间距离”，就等于说没有了文化的“制高点”，从而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文化的批判、否定、反省等功能。后现代主义把自己完全溶于社会之中，不再担当社会行为的指导者和仲裁人。在后现代文化中，由于个体不复存在、空间距离不复存在，所以个人风格、个体表达、原创等现代主义的特点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总之，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品无深度模式，断裂传统而造成历史意识消失、人的主体性丧失，丧失文化本源而导致距离感消失，连现代主义尚有的对社会现实的焦虑、恐惧都已消失殆尽。后现代文化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詹姆逊指出：首先，后现代社会极大地张扬了商品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主要是高雅文化）与商品的界限，也彻底抹掉了高雅与通俗的文化二分化。其次，后现代社会使语言和表达的问题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际交往日益扩大，相应语言的标准更加普遍和强烈，个人的、民族的语言日益失去作用和生机。因而语言的主体消失了，表达意义的语言也就消失了。最后，后现代社会更加淡化标准和权威的意义。这样就产生了后现代理论关于主体死亡、权威不在的理论。

二、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将后现代主义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研究后现代主义，这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更具体地说，是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层面来阐述后现代的，他借鉴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构想，将文化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由此开辟了一条将文学发展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

詹姆逊明确指出，文学艺术史上所出现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性质截然不同的、并且似乎是不相容的模式，实际上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化中辩证法的不同阶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同，詹姆逊将这些名称看成是“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代表对世界和自我的不同体验。与自由资本主义对应的现代主义作为对与早期资本主义相连的现实主义的反动，取代了现实主义的位置。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上层建筑转换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具体地说，即那些从旧的社会体制过来的人们，要经历在文化和心理上被重新训练以适应市场机制的生活的过程。而现代主义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大部分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各种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而这种反动本身也是一种联系，“有多少不同形式的高级现代主义就会有多少相应的后现代主义”^[5]（第48页）。

所谓现代，从科学思想上讲，从哥白尼开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和宇宙的中心。从技术上讲，现代是一个机器的时代。从经济上讲，是一个体系即资本主义的时代，金钱有它自身的逻辑。后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纠偏，用后现代主义术语说就是“解构”。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批判和重新阐释。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包括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乃至语言批判。后现代主义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去掉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詹姆逊同时又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发展，不可能有一个截然的分界，它必然会留存一些现代的成分，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某些

特征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部分或碎片仍保留在后现代中。但尽管如此,现代与后现代毕竟发挥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作用。

除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建立历史联系外,詹姆逊还构想了一个演绎框架,通过确立不同的标准,对三者的内涵加以区别,以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詹姆逊指出,“应该把这三种现象辩证地看作同一过程中可以任意交换位置加以排列的阶段;换言之,应该把它们置于一个更大的更抽象的统一的模式中,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对照中加以界定。”^[6](第 287 页)他从索绪尔的符号学和德鲁兹、伽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的符号演变模式中受到启发,建立了一个新的语言模式框架。他指出,符号中有三个部分:能指、所指和参照物。完整的符号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时代,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能够投射出外在的客体世界,让人们感到它具有一种历史的真实,这一阶段为现实主义。当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新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物化的力量开始消解现实主义模式,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把为现实主义提供客体的参照物的经验置于一旁,符号只剩下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于是出现了有着语言自动性的现代主义阶段。

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原创性时,詹姆逊是与现代主义为比照的。为此,他花了一定篇幅介绍现代主义,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主义才是后现代主义得以形成的境遇,才是后现代主义许多发展的出发点。”^[7](第 81 页)至少在后现代主义的开始阶段,由于现代主义艺术已经成为经典,大部分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各种高级现代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

首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功能作用上是不完全一样的,文化的范围也有很大差异。现代艺术的一个典型特性就是与商品形式的对抗。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里退出而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空间,表现出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权威、经典的维护。而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化领域,文化生产的目的转向赚钱,文化的商品化已成为趋势,并依据这一目的改变和调整其生产机制,从以往的生产本位转向消费本位,听命于市场、服从消费需求成为铁律。在后现代主义中,美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后现代主义艺术呈现的是直接经验,不需要任何解释。后现代主义正是用感性的美学对抗现代主义的崇高的,但这种感性美学又不同于康德和伯克关于美的概念的复归,因为今天的日常生活与古典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美的生产在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制约下正在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和功能,美的封闭空间向充分文化的语境开放,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自主性”和“美的自主性”已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使用的语言与现代主义的语言也有很大差异。现代主义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并且,与现代艺术关注语言和技巧相比,语言在后现代中不再具有特权的位置,后现代更关注装饰性的实践,推崇视象作品。

三、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在我国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理论研究范围广泛,论述深刻,对我国相应的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启示。首先,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有关大众文化的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大众文化、深化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詹姆逊指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商业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8](第 137 页)这说明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渗透和扩张。可以说,这一观点对于我国理论界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启迪价值。

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概念是指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要的文化形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大众文化在借鉴、吸收和实践中获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娱乐电影、家庭肥皂剧、现代广告、畅销读物、报纸杂志的消遣版面（副刊、周末版）、卡拉OK、MTV、摇滚乐、流行歌曲、交谊舞、居室装潢、时装表演、选美活动、明星崇拜、乃至于企业形象、产品包装等，可谓铺天盖地、色彩斑斓。简单的说，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媚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这些特征詹姆逊都曾论述过。“媚俗的大众文化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填充当代人苦涩的心灵，不给人留下反思的空间，并使人将纸醉金迷的逢场作戏当作现实生活本身，从而以‘公开的谎言’掩盖了权力统治的实质，以幸福的允诺瓦解了人们批判和否定能力，平息了人们反思的冲动”^[9]（P. 93）。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提供了人民娱乐消遣的广阔空间；大众文化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进程；大众文化是大众启蒙教育的有效办法；大众文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崭新途径；大众文化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大众文化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造成了人性新的异化和变质。因此，对待大众文化问题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采取辩证的态度，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剔除其糟粕性的方面，引导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詹姆逊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第三阶段，即后现代主义阶段。他对这个转型阶段的文化分析对我国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要准确地理解大众文化，必须将其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联系起来。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互相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的出现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10]（P. 304）因此，我们要看到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呈现着非常复杂的情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在当代中国的百姓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他所说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对应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对我国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照抄他的理论。我们应看到，在我国大众文化是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存的一种文化形式。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精英文化体现了社会人文价值和理想；大众文化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文化需求。而要做到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就必须做到三种文化配套互动，相互促进、良性循环。首先，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和规范作用，保障大众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其次，要增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有机整合。大众文化需要精英文化的思想指导、学术喂养和智力支持；精英文化也需要大众文化提供思想资料、刺激动力和应用市场，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和改造、相互矫正与补充，最终结果是相互整合，共同提高。最后，强化大众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文责任感，提高大众文化品位。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对我国的启示作用，同时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理解转型期大众文化理论，并处理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关系。

詹姆逊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质疑，对于我们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基础的不稳定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他所反映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化虚无、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游戏人生等理论和心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状态有重要启示作用；他对已经实现现代化，并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的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正在向现代化迈步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詹姆逊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对西方文化的多维度的分析和批判，对于

我们全面认识和分析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有重要启示作用；他对传统西方文化的逆向思维分析法，对于我们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重要启示作用；他运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西方文化及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詹姆逊还很重视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在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文化领域渗透、进攻，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正确的文化策略，要根据自身国情，在和发达国家对话中既面向世界，又使本土文化展现新貌，提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这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 [美] 詹姆逊. 时间的种子[M] . 王逢振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7.
- [3] [美] 利奥塔, 等. 后现代主义[M] . 赵一凡, 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5] [美] 詹姆逊. 快感:文化与政治[M] . 王逢振, 等译.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8.
- [6] [美] 詹明信, 张旭东.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 陈清侨, 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 [7] Fredric Jameson. Signature of the Visible New York[M] .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0.
- [8] [美] 詹姆逊. 文化转向[M] . 胡亚敏, 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9]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M] . Washington, D.C.: Maisonneuve Press, 1989.
- [10]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C] . Foreword: Neil Larson, 1989.

(责任编辑 严 真)

Post-modern Theories by Fredric Jameson: Exploration, Analysis and Importance

CHEN Yang

(English Department of Foshan Educational College, Foshan 528000,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CHEN Yang (1969-), female, Lecturer, English Department of Foshan Educational College, major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bstract: According to what Fredric Jameson analyses and stat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modernism, the writer insists they're profound theories and of importance in universal practice. The paper on the other hand presents not only can China's socialist culture draw inspiration from Jameson's research and criticism in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ost-modernism, but also ca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Key words: Jameson; post-modern theories; Marxism; post-modernism